

書叢國中代近

刊叢記傳賢先烈先

黨軍師保

—傳愷仲廖—

行印社版出國中代近

黨軍師稱

——廖仲愷傳

朱星鶴著

近代中國叢書 ·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黨軍師稿

——廖仲愷傳

定價：新臺幣九十九元整
美金三・〇元整

著作者：朱星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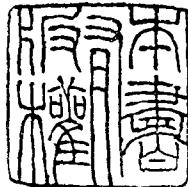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741號
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敍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余孝儀謹序

黨軍師祖——廖仲愷傳

自序

寫完最後一個字，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。

忘記是在什麼樣的心情下答應寫這本傳記，這是一件巨大的工程——為一位歷史偉人塑像。而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，是那樣複雜多變，所牽涉的人與事，又那樣多，那樣重要；更叫我為難的是，無論政府或民間，都找不出一本完整的有關廖仲愷先生的專集資料足供我按圖索驥。譬如胡漢民、朱執信，都有完整的年譜、文存、傳記等等，所以，我非常羨慕受命為胡、朱等撰寫傳記的人，那些完整而豐富的資料垂手可得、取之不盡，而我却靠着片言隻字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地去沙裏淘金，總之一句話：這本傳記寫得我好苦。

對於那個火與血的年代，我嚮往而不熟悉；對於那個年代中轟轟烈烈的故事，我所知道的也有限；對於廖仲愷先生生前死後被目為一個「爭論的人物」，以及他的妻（何香凝）子（廖承志）投共後的經過作為，這種種困難我不是不知道。而我毅然一口承諾，接下了這個工作，或許我在考驗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吧！我是個喜歡挑戰的人。

未動筆之前，我對廖仲愷先生的生平事功也只是從報章雜誌獲得一鱗半爪的認識；既動

筆之後，在完全無專書可參考的情形下，我不得不從浩如煙海的近代史檔案資料中，一篇篇、一段段、一句句地尋找。於是，每個周末假日，設立在國父紀念館內的「孫逸仙博士圖書館」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，那個寬敞安靜的研究室真是個讀書寫作的好環境，我深深地喜愛上了它。

拜寫這本傳記之賜，讓我有機會親露那許多先烈先賢的高貴靈魂，也讓我系統地、完整地把近代史有關的書籍、資料、文稿、函牘讀了一遍，總數不下百餘種之多，字數（有些只是瀏覽）總在三、四百萬字以上，摘錄的資料約五十餘萬字，寫成的初稿有二十萬字，經增刪整理再濃縮成現在的十二萬字，前後共費時八個月。當然除了工作、開會、出差和必要的應酬外，我把所有休閒的時間都放在寫作上，要說苦也真的是苦，尤其寫到某些階段，由於資料缺乏而不得不略過去時，心中總有一種「欠缺」感。這本傳記的不理想，個人的力有未逮固然是重要的原因，但資料的缺乏也是因素之一，如果將來找到有關廖仲愷先生的更多更完整的資料，我願意把這本書重新寫過。

資料缺乏和廖仲愷先生的身世如謎（譬如他的父母親是怎樣一個人、兄弟姊妹若干、少年求學經過、家庭環境如何、他回國讀書以至獻身革命後與家人往來的情形、父母親友師長

對他的影響和幫助、他婚後的家庭生活等等，完全無從查考），對從事傳記文學寫作者是一大阻礙，而廖仲愷先生追隨國父，獻身革命垂二十年，也遍任黨、政、財、軍各項要職，但他的政績事功却無記錄可資查考，他也沒有參加過實際革命起義行動，在那個驚天地、泣鬼神的時代，廖仲愷先生的事功談不上波瀾壯闊，誠如葉楚僑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說：「仲愷先生的生平，是一個極平和而富於同情的人，是一個極清廉而忠於職務的人。」為這樣一個平實平和的人立傳，要顯出他一生的多彩多姿，的確是有點難以下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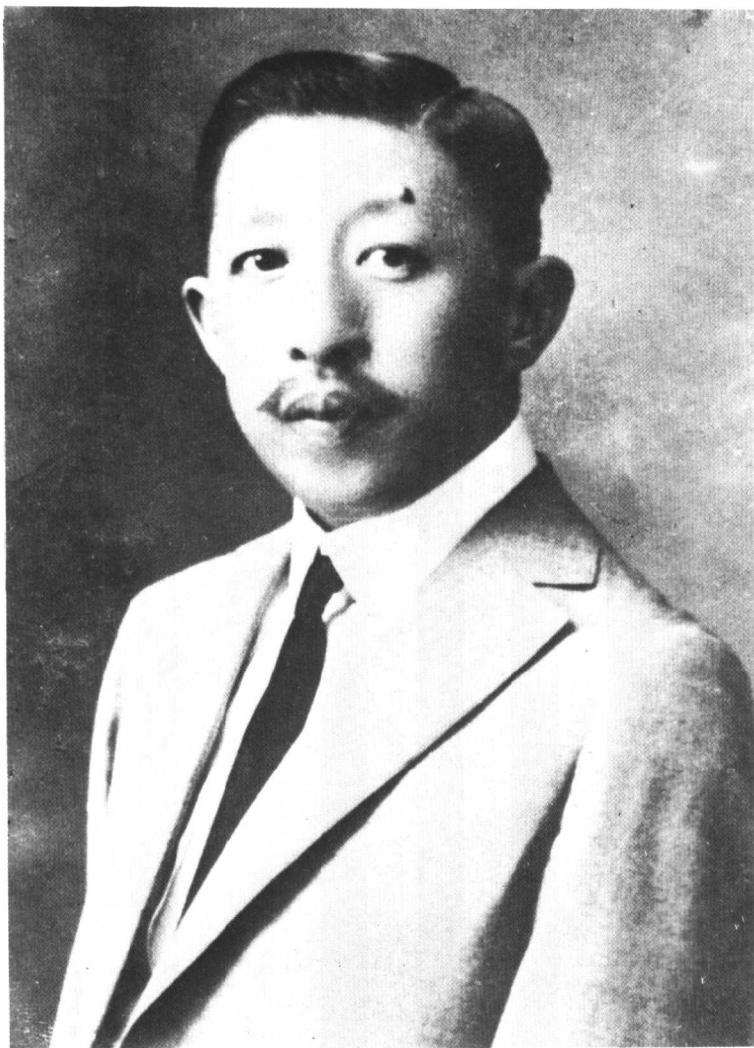
廖仲愷先生百分之百是國父及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、中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，然而，在當年由於他極力贊成並熱心推動國父的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數十年來他便成了一個被「爭論的人物」——究竟他是不是共產黨？究竟是不是共產黨設計殺害了他？關於第一個疑點，我們不難從他的言行事蹟中獲得否定的答案；至於第二個疑點，在無具體事實和可靠資料可資印證下，也只能作推測性的認定（而非肯定），所以，也只能存疑。

我執筆為文時，就一心想根據可靠可信的史料，為他澄清一些事實，化除一些誤解，尤其他的不肖獨子廖承志認賊作父、醜顏事敵，並且不斷被中共利用，而對他父親忠心耿耿的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，大要其「和平統戰」的今天，我覺得更有必要讓這一代的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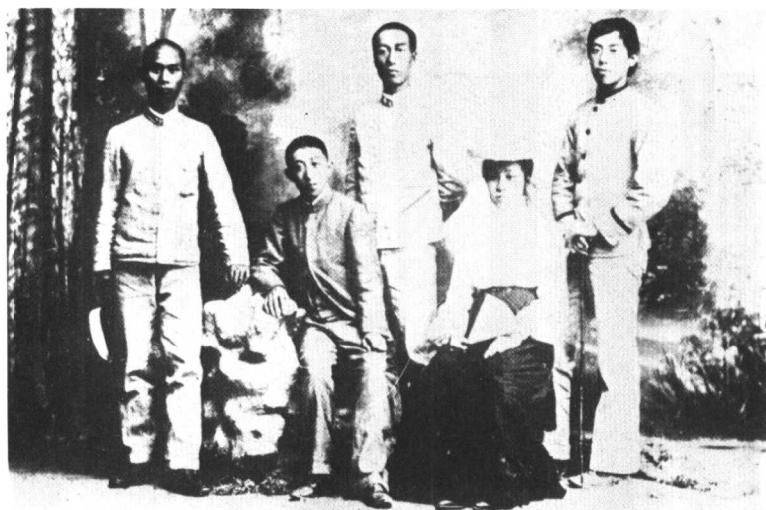
國人明瞭這一段史實，澄清這一段公案，只是限於個人的才學識見，不免眼高手低。如今，書既成，我的心願仍未了，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彌補這個缺憾，寫出一部更詳實也更豐富的「廖仲愷先生傳」，以表達我對這位「一代人傑」的崇高敬意！

朱 星 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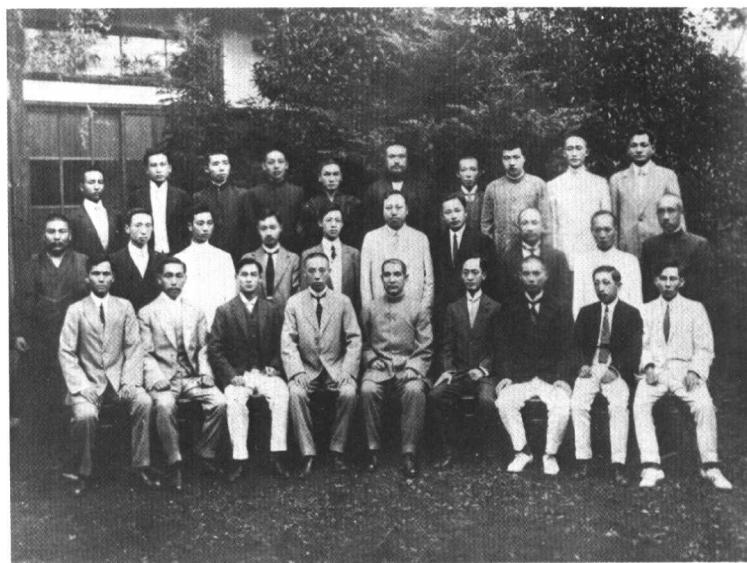
于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



像遺生先愷仲廖



◦影合志同與本日在婦夫生先愷仲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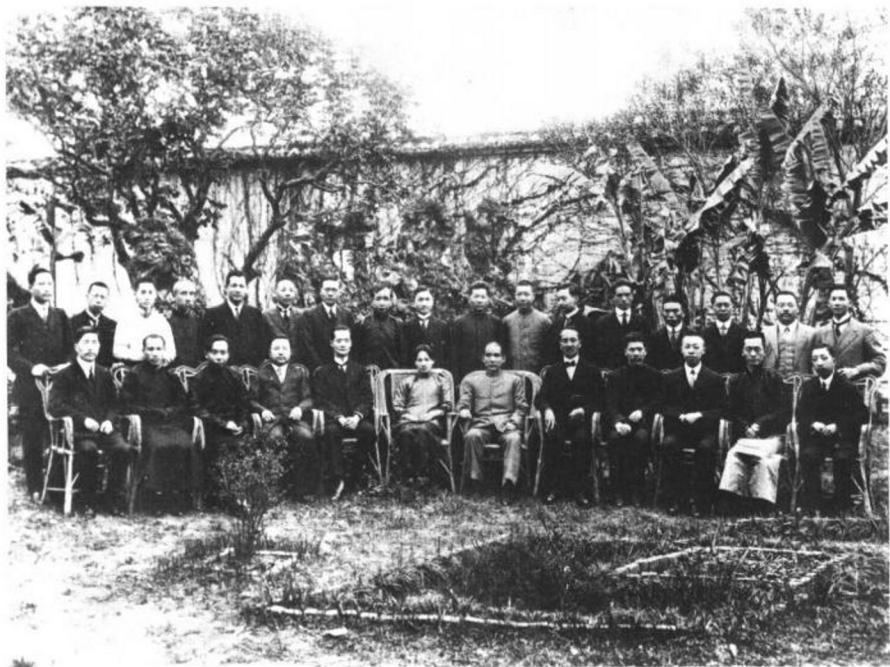
成爲圖，立成式正京東在日八月七年三國民於黨命革華中
◦影合志同員黨與（二右排前）生先愷仲廖時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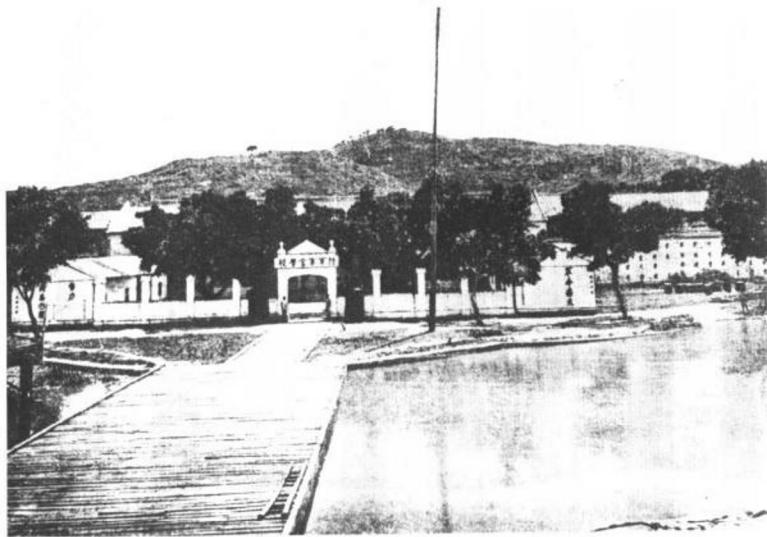
袁世凱被逼退位，民國四年三月五日，仲愷先生與朱執信、吳昌碩等出席在東京駒込駒京東本日在父國隨（二左排後）
志聚會時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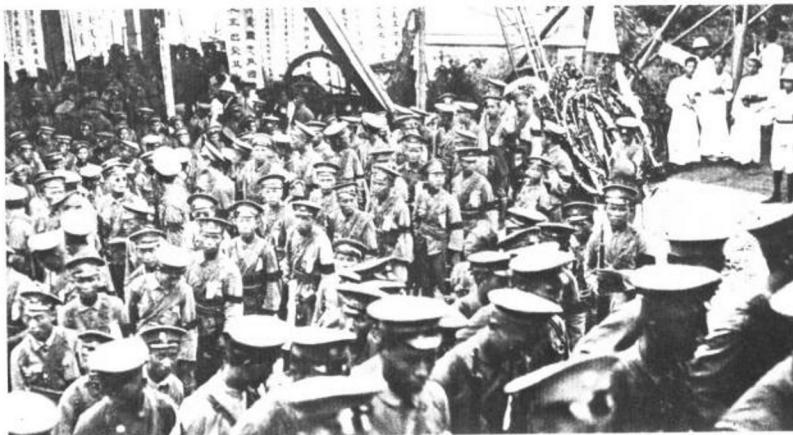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七年，仲愷先生（右一）、朱執信（右二）、邵元沖（右三）與吳醫生在上海合影。



元大與，後帥元大任復父國，營本大立成，年二十國民
○生先愷仲廖爲人一第起右排前圖。影合志同部幹府帥



先愷仲廖，立成處備籌校學官軍軍陸，日三月二年三十國民
任受，後學開校軍月五；力效走奔而題問等費經校軍爲即生
◦景校校官軍陸爲圖。表代黨校軍爲



◦形情之時祭公加參生學校軍，後世逝刺遇生先愷仲廖

下圖：廖仲愷先生之墓
左圖：廖仲愷先生紀念碑

